

目 录

—————

第一章 科伦坡大旅馆	1
第二章 圣诞	8
第三章 新局面	17
第四章 定情	23
第五章 威廉·戈哈特	31
第六章 希巴仙入狱	40
第七章 白朗特之死	45
第八章 更可怕的事	52

第九章 离家	58
第十章 克利夫兰的新生活	64
第十一章 洗礼	71
第十二章 瑞斯特·甘的出现	75
第十三章 甘家	89
第十四章 星期五的决定	99
第十五章 同居的开始	108
第十六章 戈妈妈故世	116
第十七章 薇丝塔事件	123
第十八章 母女团聚	132
第十九章 败露	138
第二十章 不成功的出走	148
第二十一章 海德新家	158
第二十二章 不愉快的交谈	167
第二十三章 遗嘱	177

第二十四章 洛蒂·基拉特 183

第二十五章 新事业和新选择... 194

第二十六章 戈哈特死了，

奥白连来了 204

第二十七章 断裂 211

第二十八章 他们订婚了 219

第二十九章 薇丝塔之死 228

第三十章 大结局 237



第一章

科伦坡大旅馆

那是1880年的秋天。一天早晨，俄亥俄州科伦坡市大旅馆的账房遇到了这样一对母女。样貌坦诚的中年妇人有着一双满含心事的眼睛，那目光中带着一种柔弱的羞怯。至于女儿呢，贫寒和畏怯遮盖不了她的楚楚动人。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种沉着稳重的性格，又从母亲那里遗传了抱有幻想、富于诗意的心。

“有没有什么我能做的？”母亲问道，“也许你们有些洗洗擦擦的活计，我可以擦地板的。”

账房注意到了这对母女窘迫的样子，心中不免生出几分同情，他跑去向女管事请示。

旅馆里的扫地老太走了，楼梯客厅什么的总是要打扫。女管事从办公室里看了看那对母女，说道：

“如果愿意的话，她们下午就可以来。”

母女俩听了账房的传话，高兴得不得了，连忙去见女管事。



“你要多少工钱？”

母亲壮着胆答道：“一块钱一天，不多吧？”

“不多。”女管事说，“这儿一星期大概只有三天的活要干，你每天下午来一趟就行了。这会儿你先跟我去看看要擦洗的地方吧。”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对母女的家庭情况吧。父亲叫作威廉·戈哈特，是一个玻璃匠，一个人供养着妻子和六个孩子。长子希巴仙，同伴们都叫他巴斯，他在货车制造商那里做学徒，一星期只有四块钱。长女珍妮，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漂亮姑娘，已经十八岁了，还没工作过。其他的孩子还太小，乔治十四岁，玛塔十二岁，威廉十岁，薇罗佳只有八岁，都抵不上用场。他们惟一的财产就是一所房子，虽然已经用来抵押了一笔六百块的借款。当初他们为了买下这所房子，再扩充一下房间好让全家人能住下，才借的这笔款子。没想到这几年很不顺利，准备还本的积蓄用光了不说，连每年的利息都付不出来。戈哈特又病了，这下子家里更是一筹莫展，诊费、利息、买肉的买饼的钱，天天折磨着这大家子人。

那中年妇人就是戈哈特的老婆，别看她外表软弱，却是个坚强的女人。有一阵子她给别人洗衣服赚钱，每天累死累活，还要给孩子们穿衣做饭，服侍完丈夫再偷偷留点时间抹抹眼泪。附近的店家都已经不再赊帐给他们了，她就去找较远的新店铺。等到又不能赊的时候，她再去找更远的。有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一顿都只吃一罐玉米粥，因为玉米便宜嘛！如果是玉米粉做羹，再加上一点牛奶，那简直是丰盛得不得了了。咖啡早就很难尝到的奢侈品了，炸红薯也是越来越不多见了。煤和柴都是自己捡来的。他们就这样一天天地捱着，盼望父亲早点好起来，盼望玻璃厂早点开工。



转眼冬天到了，可是，祸不单行，最小的薇罗佳又出起了疹子。母亲绝望地守在一旁，没日没夜地照料，她是多怕失去这个孩子啊！整整折腾了三天，小薇罗佳终于挺了过来。危险是过去了，可家里的面包也吃完了。大哥的工钱也都用来买药了。母亲这才不得已带着大女儿到旅馆来找工做。

这家大旅馆可是科伦坡顶豪华的地方，它坐落在中央广场的一隅，有五层高，规模很是宏大。旅馆的地板和护墙板都是大理石，总是擦得雪亮。宽大的楼梯用胡桃木做扶手，黄铜做横条。楼梯拐弯的地方是账房的办公室，接待室外还有附设的理发室，都是装修一新的。

这个大旅馆啊，可是本州的社会一流人物荟萃的地方。什么州长啊，参议员啊，都喜欢到这儿来。其中有一个单身汉，参议员白朗特，几乎就是这家旅馆的永久顾客。各样风流人物来来往往，这里真是好不热闹。

戈哈特家的母女俩头一次看到这么金碧辉煌的地方，着实很是紧张，生怕一不留神就闯下什么祸。她们不敢到处乱看，不敢大声说话，干什么都是小心翼翼的。楼梯下面是富丽堂皇的接待室，母女俩每次去擦楼梯上的铜条的时候总是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她们都觉得见到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有些害臊。

“妈妈，这里太漂亮了！”珍妮低声地说，“住在这种地方得花好多钱吧。”

“是。”戈妈妈说，“不要漏了这些角落，都是要擦的！”

珍妮低下了头，使劲地干着活，不再说一句话。

她们辛苦了一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已经擦到楼梯脚，快干完了。

这时，大旋门一开，随着一股寒风的侵入，走进来一位魁梧



俊朗的中年绅士。他皮肤黝黑，看上去甚是庄严，但是面部的线条又很开朗，显得很有同情心。那双眼睛更是炯炯有神，熠熠发光。

走到楼梯边的时候，他看到了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和蔼地挥着手说：“没事，我这边走。”可是一边的女儿已经站了起来想要让出走路的地方，接触到了他的视线。绅士鞠了个躬，微笑着说：“不必劳驾。”珍妮略显慌张地回笑了一下。

这一笑让他心头一震，不禁细细打量了几眼这个年轻的姑娘。她梳着两条长长的发辫，白皙的额头说不出的光洁。蔚蓝色的眼睛，鲜红的嘴唇，还有娇嫩的玫瑰色的肌肤，都洋溢着健康纯情的气息。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纤细的腰肢，都牢牢地抓住人们的视线，让人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这名绅士就是青年议员乔治·雪尔弗特·白朗特，他没有多说什么，庄严地走了上去。

“妈妈，他好英俊，是不是？”珍妮说。

“是的。”戈妈妈说，“但是盯着别人看是不礼貌的。”

“我没有啊，是他向我鞠躬的！”

“好吧，安心做好你该做的事，不要老是去注意别人了。”

珍妮继续默默工作起来，但她已经被这个奇妙的世界给吸引住了。她辛勤地擦拭着，有时候忘记了母亲的存在，只是暗自体会着周围富有魅力的一切。

到了五点半，女管事让她们回家了。路上她们经过了几座漂亮的楼房，珍妮禁不住又想到了那种新奇的生活。

“有钱真好啊！”珍妮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们也有钱那该有多好啊！”

戈妈妈叹了一口气，她想到生着病的薇罗佳：“我不相信家里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吃。”



“我们再到包门先生那儿去看看吧。”珍妮提议道，“告诉我们找到工作了。我来讲。”

“好吧。”疲惫的戈妈妈说。

她们怯生生地走进一家小杂货铺，珍妮抢先说道：

“包门先生，今晚您能给我们一点儿面包和咸肉吗？我和妈妈现在在科伦坡大旅馆做工，星期六一准给你钱！”

包门以前和她们做过生意，知道她们不会讲假话，但他对戈哈特一家的景况也不是很放心。

“不是我不肯啊，戈妈妈。”包门说，“我自己也穷，我也有一家老小要养活。更何况戈先生又是那个样子。”

戈妈妈低着头，一个劲地绞着自己的手，很是不安。

包门先生看了看，摇了摇头说：“行吧，不过周六可一定得还我！”

就这样，母女二人拿着赚来的咸肉和面包，沿着低矮的茅屋往家里赶。

“薇罗佳怎么样了？”母亲刚进家门就问道。

“她好像睡着了，我五点钟给她喂过药了。”父亲说。

哥哥希巴仙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和其他美国人一样，显得精力充沛、勇武有力。他很早就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认为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去结交上等社会的体面人物。所以，他常常穿起他那唯一一套体面的衣服，衔着廉价的雪茄，到科伦坡旅馆看女人去。那是他认为最豪华，集中了一切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地方。他学着城里的那些花花公子的作风，迅速地增长着自己浪荡生活的经验。

希巴仙在晚饭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建议：“你们为什么不去问旅馆里的客人要些衣服来洗，那可比擦楼梯好多了。”



珍妮觉得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就追问道：“那怎么个要法呢？”

“自然是问那个账房啰！”巴斯说，“还有啊，如果你在那儿看到我，可千万别跟我讲话！记住啦？”

“好的。”珍妮顺从地说，她一向很听父母和哥哥的话。

第二天到了旅馆，母女俩就一直想着这件事情，可是直到傍晚才有机会到账房去擦地。戈妈妈把在心中酝酿了整整一天的问题怯生生地提了出来：

“您知道有没有哪位先生可以把他的衣服给我洗吗？”

账房很同情这母女俩，他马上就想起了参议员白朗特和马歇尔·霍布金来。他们都是乐善好施的人物，应该会给这穷苦的母女俩一点活计做的。

“你们去二十二号找一下白朗特先生吧，就说是我让你们上去的。”

戈妈妈激动地谢过账房，带着珍妮，颤颤巍巍地来到了二十二号的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开了，那位议员先生穿着漂亮的吸烟服，比她们头一次看到时还要显得年轻、挺拔。

“你们好啊！”他显然已经认出了她们，“找我什么事儿？”

母亲低着头，嗫嚅道：“我们来看看您有什么可以赏给我们浆洗的没有？”

“浆洗？哦，好的，让我来瞧瞧。”

白朗特先生客气地让她们进了屋，自己则把大衣橱的抽屉挨个打开来看。珍妮在一边好奇地打量着整个屋子：壁炉上的小工艺品、华丽的长绒地毯、休闲的安乐椅，这些都是她从来没有看



过的啊！就是让她在这儿看上整整一天也肯定是看不够的。

“坐吧。”白朗特亲切地说，继续找着要洗的衣服。

母女俩诚惶诚恐地坐下了，议员先生也已经把衣服找了出来。

“这是你的女儿？”他又看了一眼珍妮，向戈妈妈问道。

“是的，先生。我的大女儿。”

“你的丈夫还在吗？”

“他是做什么的？”

“你们有几个孩子？”

白朗特先生一一了解了戈哈特家里的情况，珍妮坐在一边，饶有兴趣地听着议员先生和母亲的谈话。先生每看她一眼，她就妩媚地微笑着回报。白朗特老盯着她，目不转睛。

当得知戈先生得了病，戈妈妈得养活六个孩子的时候，白朗特议员同情地摇了摇头：

“真是太不幸了！”他又接着说道，“我这儿要洗的东西不太多，先是这些吧。下星期应该还有。”

“您这些衣服什么时候要？”戈妈妈问道。

“下星期随便哪天。”白朗特先生略一沉吟，“要不你们就下周一再来吧。”

戈妈妈和珍妮礼貌地告退了，参议员继续看他的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觉得心神不宁，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真糟糕！她那伤感的力量弥漫了整个屋子！”

这边母女俩兴奋地往家走，珍妮显然还没从那种氛围中解脱出来，她低声地说：

“他那间屋子真是太漂亮了！他是个议员吧？”

“是的。”母亲答道。

“做个有名的人一定是很好的。”女儿轻轻地说道。





第二章

圣诞

现在让我们来好好了解一下珍妮的性格吧！

她是那种拥有非常柔顺天性的人，这在现代社会几乎是一种罕见的品质。在他们尚处于忍受的状态的时候，人生是一件奇迹，他们睁开眼，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树，那花，那微风和阳光，所有那些都是天堂般的恩赐。他们以自己的善良和悲悯体会着这个世界。

在这个物质的实际的世界里，珍妮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她一直具有着这样一种精神，她自从小起就默不作声地为家庭为兄弟姐妹做这做那。她从会走路开始就是妈妈的好助手，打扫屋子，哄弟妹睡觉，找杂货店老板赊帐，什么都做过。也幸好她有那样一种单纯善良的天性，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一句，也从来没有嫉妒过其他幸福的女孩子。她有着快乐而又敏感的性格：做家务开心的时候就哼唱歌，寂寞的时候就望着窗



口做自己的梦。她的灵魂迎合着大自然的每一个变化，应和自己的每一声叹息。

她侧耳倾听着斑鸠的婉转啼鸣，欣喜地到铺满金色阳光的树林里散步。她时常被傍晚时分的夕阳所感动，陶醉在那柔和的氛围中。

“飘浮在那些云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蜜蜂、鸟儿、狗，都是有家的吧？”

在一天中静谧的时刻里，珍妮常常会说这样的傻话，在晚祷的钟声凝视着远方。她不时感受到诗意的感伤，晶莹的泪水就悄然无声地泛滥出来。一切都是那样的美。

再让我们来看一看青年参议员乔治·雪尔弗特·白朗特的情况吧。他出生于俄亥俄州，在哥伦比亚大学念过两年法律，但是并不太下工夫，所以并不是一名了不得的律师。他有着机会主义的智慧和较为正直的同情心。他赚过一点钱，却没怎么昧良心。不过在几次官吏任命上，他倒是很有嫌疑。然而总的说来，他还算是蛮有良知的人，而且他的同情心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盛了。

科伦坡是他选区的一部分，他曾经在这里三次当选为众议员，两次当选为参议员。这次的普遍选举，他那一党在州议会里的势力被削弱了，因此他到科伦坡来是想把票数拉回来。虽然形势有些严峻，但他还是颇有信心。

总的说来，参议员白朗特也算是个成功人物了。惟一的缺憾就是他已经五十二岁了，却依然独身。他生得相貌堂堂，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不过后来也没什么结果，就那么不了了之。有时候他会觉得生活无比空虚，没有人真正关心自己，时常连个说话的伴都没有。



“孤独！绝对的孤独！”这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周六的下午，他正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冥想，突然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珍妮，她听从了母亲的话，为了给别人留下一个做事迅速的好印象，没有等到下星期一就来了。

然而白朗特先生显然并没有留心到这一点，他只是和蔼地问：“哦，可爱的姑娘，你母亲好吗？”

“她很好。”

“那你的小妹妹呢，好了点没有？”

“好点了。”珍妮答得都很简单。

“坐下来说吧。”白朗特说，“她得的什么病？”

“疹子。”珍妮说，“我们一开头都以为她撑不下去了。”

白朗特这时候好好地端详了一阵子这个年轻的女子，她的脸上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伤感，那为她单纯的美丽增添了几分不平凡的东西。她干净而破旧的衣衫，和她所流露出的对舒适生活的向往深深打动了白朗特。他几乎觉得自己的奢华生活是可耻的了。

“你父亲多大了，他也好点了吗？你的兄弟姐妹们都上学吗？”

白朗特先生又接连问了几个问题，珍妮一一作答。白朗特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再留住她，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叠钞票，揭了一张给她。

“真是太谢谢您了。”珍妮羞涩地接过钱，“您要我们什么时候来取衣服呢？”

“星期一的晚上吧。”

自此之后，珍妮就常常来取衣服，并且渐渐地变得自然了。白朗特很是喜欢她，对她的兴趣越来越浓了。而且从珍妮第三次来，他就开始用小名叫她了。这倒不是说他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



儿，其实他和珍妮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很年轻的。

至于珍妮呢，她是彻底地被这个风度翩翩的男子迷住了。其实，她首先是被这个人周围的奢华环境给迷住了。他所有的东西样样都是珍妮见过最好的，他的举止行为也是珍妮见过最优雅、最周到的。而她的这种态度，多多少少也是受到她母亲的影响。

她第一次把从参议员那儿得来的十块钱交给戈妈妈的时候，母亲简直乐坏了。她把钱轻轻地合拢在手中，为参议员祈祷起来：

“他是多好的一个人那！真是菩萨心肠哟！”

一直到第二天，她都喋喋不休地夸赞着参议员的一切，他英俊挺拔的样貌，他乐于助人的好心眼。替他洗衣服时，她差不多把衣服都搓烂了，总觉得没法子报答他的好心。

珍妮也因此和参议员亲近了许多，说话也不像一开始那么拘谨了。白朗特先生每次都多留她一会儿，和她聊聊天。不久，他就发现她的心性中有一种对贫穷的厌恶，却又不羞于向别人诉苦。白朗特真心喜欢她这一点，很想找出一种不得罪她的方法来帮助她。他常想找个时间亲自去她家看看，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份，这个计划还是搁浅了。

十二月初的时候，白朗特先生到华盛顿去住三周。戈妈妈和珍妮知道了都大吃一惊。他每星期给的洗衣钱没有少于两块的，有几次还是五块，他这一走可怎么办呢？戈哈特的病稍稍好些了，可是玻璃厂里根本找不到活计做，他只能弄了把锯子找木工活来干。一星期拼命做下来，也能弄个两三块。凑上戈妈妈和希巴仙的，勉勉强强够一家人买面包吃吧。

一转眼圣诞节就到了，戈爸爸和戈妈妈心里头都忍不住难过来。德国人向来是喜欢在圣诞的时候摆一摆排场，充分享受一



下大家庭的欢乐的。应该每个孩子都有一双新鞋子，都有糖果和礼物啊！戈爸爸偷偷攒下两块钱，不让戈妈妈知道，想到关键时候再拿出来，宽慰大家一下。做母亲的也私自存了三块，本来是想用来买煤，省得乔治每天去偷，现在也决定用来买礼物了。

可是真正到了圣诞的时候，商店里挂满了琳琅满目的东西，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钱可以用。戈爸爸常对孩子们说：

“今年圣诞老爷爷穷得很，没什么太多的可以送给我们的。”

可是显然孩子们都不信，他们的眼睛里还是满含着希望，真让父亲母亲伤心。

圣诞那天是星期二，戈妈妈吩咐乔治多捡些煤来过节用。乔治带着两个妹妹去了，可是一直到夜里才捡了不多的一点。

“乔治，这太少了，根本不够用的！”母亲一从旅馆回来就去看煤，“你得再去捡些回来！”

“不，我不去了。”乔治噘着个嘴说，“让巴斯去！”

这会儿巴斯正在洗脸穿衣，准备到城里去。

“不行，巴斯忙了一天了。”

乔治仍旧噘着嘴：“巴斯，你也去！”

“你干什么白天在家闲着，现在才要去？”希巴仙厉声问道。

“谁说我没去的！”乔治也高声嚷道，“我们找不到啊！”

“怎么回事啊？”刚从杂货店回来的珍妮看到哥俩在吵嘴就问道。

“巴斯不肯去捡煤！”

“你下午没去吗？”

“去了，可是还不够。”

“好吧，我们现在一块儿去。”善良的姐姐说，“巴斯，同我



们一起去好吗？”

孩子们都很听大姐的话，都立即行动起来了，薇罗佳弄了个小篮子，玛塔和威廉拿了桶，乔治则提了个洗衣服的大篮子，准备和珍妮捡满了煤，两个人一起抬回来。巴斯看大家都这么热心，也有点过意不去，就在一旁出起主意来。

“珍妮，你带他们到打煤车那里去，在车边等着。待会儿我去的时候，你们就装着不认识我，只说，‘先生，您能替我们扔些煤下来吗？’这样不就行了，我保准你们的篮子肯定能装满。”

“太好了！”珍妮高兴地说。

就这样，孩子们在雪夜中靠近了铁轨旁停靠着的煤车，他们在那里等着哥哥的到来。这时候，华盛顿的特别快车到了，那美丽的长列车窗明几净，旅客们都悠闲地观看着窗外的景色。

“哦，这车好长啊！”乔治惊叹道。

“当司机可没意思呢！”威廉说。

只有珍妮姐姐一声不吭，她想到的是有钱人的舒适生活，那将是多么美丽啊！

哥哥来了，他神气活现，迈着大大的步子，一副了不得的样子，真像是一位绅士。

“先生，您能帮我们扔点煤下来吗？”玛塔马上嚷了起来。

希巴仙停住了步子，仿佛真的不认识似的打量着自己的妹妹，然后欣然答道：“好的，好的！”旋即爬上了那辆煤车，动作极敏捷地扔下很多煤来。接着，他又装作还有事情不想耽搁太久的样子，匆匆忙忙地走过了轨道，不见了。

在孩子们开开心心装满了煤往家走时，他们又遇见一名绅士，这回可是真正的绅士了。他戴着高高的礼帽，披着坎肩式的大衣，就是从孩子们感兴趣的那辆特别列车上下来的。眼尖的珍



妮马上就认出来了，他就是从华盛顿回来的白朗特参议员。

“是你吗，珍妮？”他好像也认出珍妮来，停下了步子。

“哦！”珍妮轻轻叫出声来，她赶忙丢下手中的篮子，示意孩子们拿回家，自己却向对面匆忙跑开了。

参议员跟着她，连连喊了好几声“珍妮！”“珍妮！”姑娘还是头也不回地跑开了。白朗特先生这才反应过来，她是被女孩子的羞耻感笼罩住了，于是转身，决定跟着孩子们去看看他们的家在哪儿。

一会儿，他就看见孩子们进到一间矮矮的小屋里去了。四周是皑皑的白雪，屋里有橙橙的灯光。又过了一会儿，他依稀看见一个身影穿过了旁门，走进了屋子。他认识那是谁的影子，不禁咬紧了自己的嘴唇，压抑住了可能流露出的情感，走开了。

城里最好的杂货店是曼宁家的，他是白朗特先生的忠实追随者。这天晚上参议员的到来使他欣喜万分。

“可以为我办点小事吗，曼宁？”

“那当然，议员先生，那还用问，荣幸之至啊！”

“我想请你把一家八口过圣诞要用的东西都配齐，杂货啦，圣诞树啦，礼物啦。反正要丰盛一些，我想这你比我在行。”

“好的好的，一定办到！”

“甭管多少钱，账单送给我就是了。我给你个地址，马上就把东西送过去！”参议员又补充道。

“行，行！您就放心吧。”

白朗特出了杂货店才又想起该给两位老人做些衣鞋，就去找估衣店和鞋子店，但是却不晓得尺寸，就说好了可以退换。等一切都安顿好了，他才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一路上觉得特别充实。

